



野客叢書卷第七



宋長洲王 楙

拾遺記言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賃爲赭衣春於深巖
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歲餘湯
以玉帛聘而爲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
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
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
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江
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
一字觀樊籛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
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
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
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
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
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
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
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
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
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
筆日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
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

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已意
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
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
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
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
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嘯黃鸝細雨中增前
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
天闐闐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闐

闐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
以已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
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
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爲七字句
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曰詩秦川四面
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
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
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

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
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
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
此意

韓李設諭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
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
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
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

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
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則常常之
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
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
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
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
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

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時杜詩老妻畫紙
爲碁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夏鳴瑟
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
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
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
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
露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

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
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
望仙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
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凌晨拭目
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
事

不識撐犁事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
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骹骹沈元川啓讀撐

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所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
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
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
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
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
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
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

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倕佗劉士玄之徒皆
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
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
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
群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
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
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
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
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裕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著紫荷橐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裕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今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爲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

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
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
而窮竝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
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鼯鼠陸機云今
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
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
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
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
窮者爲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
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爲美況者觀後漢張表
碑云仕郡爲督郵鷹撮虛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椽
曹取媚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彊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復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
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
辟彊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

乃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
張辟彊爲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
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
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
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
其哭乃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
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彊十五歲之子
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

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彊之覺陳平而李德裕
非之僕謂辟彊正料台產庸材有不足慮故使之
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此計矣有以見
辟彊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彊之謂與張良傳末
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彊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
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
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

鬻 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
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苟用其語僕謂誰人肯
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
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
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
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
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

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
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

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
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
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
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詩文比之螭蟬江珧柱豈
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
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
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

里名書
卷七
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
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
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
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
作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
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
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羹李伯吳詩曰香

羹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爲非也僕謂作者正
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
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
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
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
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
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
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
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
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
謂方朔拔劔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
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
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
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
所載則曰含聲而寃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語
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
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
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
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
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
咸樂爲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
卒佚樂故咸樂爲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爲疎
鹵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

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
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
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
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
暉爲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
授暉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鄴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嗟按茂陵
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

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
就封於鄴誤以爲沛地之嗟矣楊巨源詩曰請問
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姚合詩曰鄴侯宅
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鄴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
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鄴侯也唐書釋文鄴南陽縣
名則盱切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
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
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
立知叔原等所考爲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冢

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卽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矣楚之

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後漢

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
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卽高
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
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漢書載賔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
霸富國強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
國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
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
說卽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
曲江詩曰旣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
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
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
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
池魚

野客叢書卷第八

宋長洲王 楙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
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
廬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
縣有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灊
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
卽廬之南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

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
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
爲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
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
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
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
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
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
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
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
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稽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
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
百斛宋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
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
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謂斛
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斗字

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爲斟字字文又近於斛
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
稱鄉貢八蠶之繭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
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賤曰日南
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
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
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

一老不聞其二老太公善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誤
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揚
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
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
公非二老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者而
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

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
餓死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
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
以爲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
數語謂出尚書太傅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問趙注
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
是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
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竢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
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
野道何茫蒼注竝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
天蒼茫背殘臘江上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
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
詣金馬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
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

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
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
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
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阜囊封上勿漏所問
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
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爲宜須
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
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
異於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傳上帶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
所啓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
僕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
志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
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
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
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

又觀韓雲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爲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爲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卽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媯陳田王氏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所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大原王沉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

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
之前

童烏巴巴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
謂吾家之童爲一句烏連平字作嗚呼字讀謂歎
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
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
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爲子雲之
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

儀之子爲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巴巴後我趙
德夫謂巴巴蓋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
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
爲名或以名爲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
唐距此二二百年姓字顯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
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
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

此體魯直翔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
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
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
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
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
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闕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
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鞞與天子

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
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
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賤拜黃閣
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
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
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
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
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
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

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牘襍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爲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

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爲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赦書用涓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

非專爲君命而然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爲延字非媯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爲媯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烏名或云語詞皆音媯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媯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

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旣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

錢爲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爲開元皇帝時錢
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
知何所據而謬爲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
寶名因呼爲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
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
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
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

體洛并幽益梓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

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
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
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
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爲相後命絳州鑄此錢
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竝行以
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
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葬毋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王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爲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王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爲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王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日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

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盡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

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

當以後漢爲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
聲無哀樂論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
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
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
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
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辯論甚悉集
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

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
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
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稽
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
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
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
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

狐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
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
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
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
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
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
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
驅馳驅馳捷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
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爲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
猶言這個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真以錢
爲阿堵也今直稱錢爲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
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
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
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爲此君之

意同裴廸詩曰竹君者是也

野客叢書卷第九

宋長洲王楙

李陸娛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
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
娛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
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
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

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
鮮毋久溷女爲也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
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
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
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醺盡平生之樂子孫
叅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
此是非高見邪其有斷斷焉計較口腹疲精竭力
爲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
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羸餘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
此政樂爾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
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
一子一孫皆先逝煢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
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怛然
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
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
僕謂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

華之下仰事俯育團圓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
理有不可致詰旣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
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
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
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
無補其爲樂又不如不與之爲愈也不知天與其
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捐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

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傳曾祖父
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
風僕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
文帝卽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
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之誼爲九世祖而宣帝
時之光爲曾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
何其太速誼視捐之爲三世孫視光爲六世孫豈
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
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末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爲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及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犖精緻一時

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是稹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

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茲
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
表又曰端月盧生日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
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
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
雉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
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
書啓毋石作開毋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劉
徹為剡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
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
以老莊為老嚴以辦裝為辦嚴或者以為稱人當
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卽辦裝也殤帝諱
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
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
與為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
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
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耀愍帝
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

岳爲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晉人
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齊太
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
孫皆呼練爲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
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
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
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
書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
以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
率改爲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
爲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
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
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
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王才不代出者章懷
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
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
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
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竝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

一竝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龕爲崇
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
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藥至本朝避英宗諱
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
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質之韋淳改
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巖
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誡崔純亮改名仁範
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平
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

作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賈
炎改名嵩宣帝諱忱常諡改名損穆諡改名仁格
石晉高祖諱敬瑭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
姓敬本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
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
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
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
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諱
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

悉曰脩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
陵唐避韋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王館
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鄒稽賈會
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祕書郎以
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
諱換左丞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滑劾涵謂不避父
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
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
談曰趙同張孟談爲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

泰曰郭太李翱祖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
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
據揚州揚人呼蜜爲齋糖僞趙避石勒諱以羅勒
爲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
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
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
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
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
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

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佖案說文自有
佖穆字以昭爲佖蓋借音耳公之論如此僕又觀
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
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
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
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益傳上益莊鄭
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齋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
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
文字皆然細素雜記亦莫曉而可僕考之蓋唐初

爲世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遜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
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
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
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
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
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

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
軒冕之爲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爲當理
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鬢絲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
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
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
非真譏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
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

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且
如樂天詩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
則曰塵埃常滿甌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
不出房樂天之窘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
不可便以爲信其託諷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
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謬劉
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

聲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
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
爲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
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
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
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
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啜啜晨雞鳴譙樓鼓角聲
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
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
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
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
時之意隱居以爲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
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
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清詩話
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
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

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
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爲悶邪曾子固謂以
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爲不妄
也

景仰前脩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
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
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
傳曰今愷景仰前脩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
矣近時明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
東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
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相容
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
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
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

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公耽酒年六十
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
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
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
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
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
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
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
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

此理明甚張長之名自陶淵明發之

髯奴事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綠坡竹注王
褒髯奴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按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
所著者僅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
爲憾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
戶部郎家有畫像存爲髯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
有過庭集三十卷行於世舊有坡仙簡牘王會之

挾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
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德輿曰
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
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
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
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
之語爲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
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
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
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
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
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
度曲羊腸此語却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

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
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
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爲除贈曰司空公司徒公
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
公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
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
孔廟碑有曰吳雄爲司徒公趙戒爲司徒公知是
之稱不爲不無自矣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就如兄弟
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
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
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